

之臻



ZHIZHEN WORKS

千机皇后

上

QIANJI
HUANGHOU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千机 白皇后

QIANJI
HUANGHOU
之臻

上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机皇后 / 之臻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5500-1470-1

I. ①千… II. ①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8448 号

千机皇后 之 臻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 云 周振明
封面设计	姚姚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32
版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40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470-1
定 价	55.0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zy.com>

图书若有印张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楔子

风乍过，吹起浮絮万千。朱门长阖，风刮过雕镂的窗纱呼呼地响。

瑞兽鎏金铜熏香炉幽幽地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夏季燥热，铄石流金，点了熏香却不能起到宁神静气之效。此刻，崇安侯府的水榭阁里立着一老一少，老者的额头上已经起了细细的一层汗水。

那老者便是崇安侯，此刻正襟危坐，神色凝重。

“音儿，想必你也知道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聆音低眉垂首，虽无崇安侯那般如临大敌的神色，却也在安静温雅地听着。

崇安侯老脸中尽是忧虑横生，止不住地长叹道：“让知音去吧。”

聆音却莞尔一笑：“爷爷眼里的音儿，便是那么不懂事吗？”

崇安侯面上一喜，瞬间又回归了宁静：“音儿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入宫。”聆音定定地看着崇安侯，眼底里丝毫没有不情愿。

她道：“爷爷不必感到愧疚。与其待在崇安侯府无所事事，或者孤身一人混迹于江湖之间，倒不如为虞家尽上一份责任，也为爷爷对母亲当年的纵容、扶持，对我的收容、疼爱报一份寸草之心。这是音

儿的荣耀，也是音儿的责任。”

“音儿……可惜知音的生母微贱，立后又是国之大本，否则，就算你愿意，我也不愿送你去那吃人的地方……虞家，并不需要再加上这一份显赫。”崇安侯听完，眼底泫然的水光渐起，哽咽着久久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好半天才道，“音儿放心，爷爷定会护你周全。”他眼里的泪势顿收，剩下的是决心与豪气。

聆音俯身，缓慢而庄重地拜在地上，长长的裙袂迤迳，如同盛开的花朵铺开在玉青瓷砖上。水榭阁里静得连衣料摩擦地面的声音都清晰可闻，她听见自己的言语清婉，却掷地有声。

“谢爷爷成全。”

崇安侯又是一叹，将聆音扶起，无奈道：“你倒是像你的母亲。其实，指明立你为后是太后早有的旨意，还记得上次你和知音在庭中碰到的那名妇人吗？”

“那是太后？”聆音不无惊讶。

“知音的容貌，虽为国色，却娇俏过了头……这是太后不喜的。而你……”崇安侯打住。那日聆音在庭院中孤身一人静静地看书，斜倚在栏杆上，旁边开了连天清荷，空气中也氤氲着莲香。聆音的容貌虽然没有她母亲那般倾国倾城，只能当得起“清丽”二字，不过气度恬淡而雍容，清雅而高贵，太后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聆音狡黠一笑，太后若是知道了她手中所翻阅的是何书，恐怕就不会那么满意了。

“皇后为六宫表率，天下女子之先，母仪天下四个字，不是轻易就能担当得起的。音儿你幼时长于浅沫山间，不拘惯了，进宫后少不得要经受许多委屈。”

“在宫中，切记人前要举止合礼，言行有度。锋芒不宜过显，也不应过分藏拙，其间分寸，你要小心把握。注重妃嫔制衡的同时，更

要确立皇后威信。过强招人忌，太弱惹人欺，此之于后宫女子，乃是大忌。”

“如今朝堂局势初稳，圣上需要顾及我们虞家的势力，但这层利益维系并非恒久稳固。所以，音儿，戒骄戒奢。你要做的是皇后，你的丈夫，是生杀予夺的天子，更是在十来年权力漩涡沉浮的帝王。你执掌六宫时要时刻记得，身畔之人是夫君，更是君王。有夫妻之情，更要有君臣之礼。爷爷只希望，即便来日皇帝再无顾忌，你仍能有立足之地。”

“身处深宫之中，又居高位，注定要经受一些孤独和寂寞。早年的朝堂混乱，皇帝需要的是一个安宁的后宫。”

“爷爷并不指望你能为虞家谋取利益，唯愿你能平安一世。”

“……”

崇安侯絮絮叨叨地说着，生怕错漏了一点。

聆音谨记。

水榭阁十分安静，静到崇安侯的声音显得非常清晰。而窗外传来的细碎脚步声，便显得突兀。聆音耳尖，望向了窗外，只见一抹桃色的身影慌乱地跑远。偶尔还能瞧见半幅裙摆，是素日熟悉的花色。

“听到也罢，随她去吧。”她，指的是知音。

午后的阳光正好透过窗外直直照着聆音，嘴角不自觉勾起笑，竟带着些凉意。

聆音转首，抬眸，看向上首的崇安侯，缓缓道：“入宫的人，虞聆音一个就够了，也别将知音再送入宫中。她那不加掩饰的性子，也不适合。姐妹守望相扶是好，但若净拖后腿，累己累人。”

崇安侯微微一笑：“我可以同你保证，你不允许，我便不会再送人入宫。”

聆音没有笑，双眸中有潋潋的光泽夺人，流丽无双。她定定地看着崇安侯，语调庄重：“我将入宫，相聚的时间所剩无几。以前爷爷不肯告诉我的事，如今也一并说完吧。”

崇安侯长叹一口气，语意萧索起来，到底是缓缓将昔日种种告知于聆音。

聆音屏息听完，连唇边的笑意都淡薄下来，冷然道：“人人都道我母亲有违门楣，不顾廉耻与平民私奔，世家千金沦落山野，寂寥一生，却不想还有这般的内幕，怪道母亲昔日告诫我情爱不可信。原来无论贫贱还是富贵，皆是那般容易始乱终弃！”

“音儿？”

聆音止住笑，道：“我只问一句，我生父是？”

崇安侯许久才道：“叶风。”

聆音一阵冷笑，道：“他与妻子伉俪情深，却对母亲始乱终弃，纠缠不清，到底是何意？难怪母亲当年最终弃他远去！”

庭院里陷入漫长的静寂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听一声老迈的叹息飘散开去，几乎不可听闻。

“音儿，小辈中你最清明，只是也太爱憎分明了些。”

目录



楔子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【第一章】帝后大婚 / 001 | 【第十三章】太后圣诞 / 133 |
| 【第二章】醉时贪欢 / 014 | 【第十四章】贵女献箫 / 138 |
| 【第三章】破绽初露 / 029 | 【第十五章】身世之谜 / 146 |
| 【第四章】暗下阴招 / 042 | 【第十六章】夜探禁宫 / 151 |
| 【第五章】圣驾出巡 / 053 | 【第十七章】太后示威 / 165 |
| 【第六章】漠北遇刺 / 065 | 【第十八章】废后诏书 / 176 |
| 【第七章】凤箫失窃 / 075 | 【第十九章】灯会问情 / 188 |
| 【第八章】江氏投诚 / 084 | 【第二十章】皇城不夜 / 200 |
| 【第九章】帝驾亲临 / 094 | 【第二十一章】等鱼上钩 / 209 |
| 【第十章】伺机而动 / 106 | 【第二十二章】帝王家事 / 220 |
| 【第十一章】舌战群妃 / 115 | 【第二十三章】惊中产子 / 231 |
| 【第十二章】贵妃请罪 / 126 | 【第二十四章】离宫隐退 / 241 |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【第二十五章】重出江湖 / 247 | 【第三十六章】共筹谋 / 383 |
| 【第二十六章】兵家之争 / 258 | 【第三十七章】秘制解药 / 396 |
| 【第二十七章】重返皇宫 / 270 | 【第三十八章】为君描眉 / 405 |
| 【第二十八章】相见陌路 / 281 | 【第三十九章】半日贪欢 / 415 |
| 【第二十九章】请君入瓮 / 294 | 【第四十章】别离学舞 / 424 |
| 【第三十章】再回宫闱 / 307 | 【第四十一章】倾尽一舞 / 432 |
| 【第三十一章】针锋相对 / 318 | 【第四十二章】各显神通 / 443 |
| 【第三十二章】谈判失败 / 329 | 【第四十三章】被俘入京 / 459 |
| 【第三十三章】春宵遗恨 / 338 | 【第四十四章】入骨遗恨 / 469 |
| 【第三十四章】命悬一线 / 353 | 【第四十五章】你若无情 / 479 |
| 【第三十五章】往事纠葛 / 366 | 【番外】且以情深共白头 / 489 |

【第一章】

帝后大婚

大诺清晏十一年，帝立崇安侯孙女虞氏为后，诏定三月后大婚。

诏书刚下，崇安侯府的大门便被来贺喜的人踏破，恭维声络绎不绝。接旨后的几日里，聆音透过被遮掩起来的层层帷幔，看向朝自己恭敬跪拜的爷爷崇安侯，还有名义上的父亲，心里感慨万千。

“爷爷，父亲，快快起来吧。礼仪虽不能废，但人伦亦不可抛。”

她的声音温和而庄重，毫不似平时偶然带了几分小女娃的随意、俏皮。崇安侯听在耳中，在心底暗暗点头。

教养姑姑孙彩是太后跟前的红人，教习礼仪的时候对聆音赞不绝口。

聆音悟性极高，礼数更是妥帖，初见那日便不着痕迹将手上的一汪翠色通透的翡翠玉镯脱下，往孙彩姑姑袖子里那么轻轻一推，面上却是一派温柔谦和：“往后要承蒙姑姑多照顾。”

聆音的玲珑心思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只随那清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孙彩察言观色之际，便在心里对聆音的评价高了几分。

大婚那日，秋高气爽，天际浮云依依。凤鸟从天空飞过，迅疾地



消失在碧空。

帝后大婚乃国之大事，繁文缛节甚多，聆音忙乎了一天才有了消停的时间。丽妆华服，时常有汗水自额间溢出，一旁侍候的宫人便迅速擦拭，立马补妆。她端坐在雕凤镂金床沿上，入眼皆是龙凤翻飞之图，巨大的龙凤双烛的烛火在眼里明亮。

到底还是芳华女子，到底还是欠缺了历经的世事，她的心里，还是止不住生起新嫁女子的忐忑。

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”这是母亲的愿望，却至死也未能实现。

然而她和那个她将嫁的男人之间的维系只存于家族、朝堂利益之间，和利害二字脱不了干系。

即便她认为自己的心肠已经足够冷硬，且从小在两名杜绝情爱的女子的耳濡目染之下，自觉已经视天下男子如尘土。但毕竟未经世间的大风大雨磨砺与洗涤，她心中亦是有期盼、有向往——那到底是天下之君，是她的君，更将要是她的夫。

他到底是否如传言一般俊逸如神，优雅如画，深沉似海？

他幼年登基，笑除奸王，红焰似莲，是否如传闻中那般喜怒莫测，心肠冷硬？

外邦视其年弱，引兵来攻。他横扫八荒，行奇兵，点名将，提贤才，明法度，去内患除外忧，威慑天下，令四海无不服，不敢来朝侵犯。他是否如同战神一般焕发着杀伐决断的气息？

宫人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，引领着她来到正宫的居所——凤兮宫。

椒兰的香浮动于空气中，在漫长的时光中，她坐在榻上，屏息凝神，静静地坐着，思绪却飘飞，想着这辈子于她而言最重要的两个女人。

她身披嫁衣之时，母亲同她已是生死两隔，而淮姨却碍于身份不能现身，到底是有些遗憾。



母亲曾对她说：“阿止，你要做天下最优秀的女子，让天下的男子望尘莫及，不要成为尊贵的摆设，芳心什么的，留着给自己就好了，莫要成为男人的附庸。”

若是母亲知道她最后还是嫁与了帝王家，不知道又要有多担忧惆怅。

至于淮姨……她是个洒脱没有正形的人，离经叛道，最是不爱照常理出牌。

她拥有一身的本事，最出神入化的便是她对草药的精通。然而她对成为悬壶济世的名医兴致泛泛，倒对毒物比较了解，成天算计着如何制作毒药。听闻聆音要入宫的决定，道：“心若是自由的，身在何处也无所谓了。像你的母亲，心早已被人伤透，虽处山野之中，但也不过是变相画地为牢。然而阿止，入宫并不是儿戏，你不争不抢，不代表别人不会得寸进尺。人的手上必须抓着点什么，才有底气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”

淮姨看了看聆音如今的模样，叹道：“世间女子有许多种美，第一眼望去，国色天香，而第二眼却显得平淡无常。我们阿止的美，本不是一眼望穿的俗艳之美，而是日子越久，越显得美。又因你这双妙丽的眸子，更显得入眼便是惊心动魄，娆丽无匹，男人总是重视皮囊的，你却想着掩藏姿色，到底是吃亏了些。”

吃亏吗？聆音的心里暗暗地摇了摇头。红颜转瞬也能成枯骨，在后宫中，活得长久，比因为姿色而获得短暂的荣宠来得更重要些。

耳旁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有浅浅的脚步声踏来，一声一声，撞进了聆音的耳膜。

聆音屏住了呼吸，集中精神，坐直了身子。

渐渐有陌生的气息逼近。

盖头被挑起，男子冷硬低沉的声音入耳：“抬起头来。”

她依言抬头，这才敢直视身前男子。昏沉的烛光中，只觉得如同深潭般幽深的眸光，盖过了那萤烛的微芒，恍若皎皎的清冷月华倾泻其中。璀璨光华胜过母亲赠予她的玉箫的通泽，又深沉内敛似暗澜不动。

他见到她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你如今是大诺的皇后了。

他又说，朕会与你行夫妻之礼。朕望长子为嫡出，但你要知道，朕不会爱你，所以你大可不必期待有皇后专宠的那一日。朕需要的是一个安稳的后宫，帝国需要一个可以齐头并进的皇后。

大婚的当日，他这般的陈述，声音沉定，缓缓中有股迷人的魅力。那些清冷的语句一字字打在了聆音的心中，似重楼中传来的沉沉钟声，缓缓、凝重，而又重复、平板。

聆音不记得自己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，只记得自己含笑起身福了福身子，端正地立着，努力保持应有的清贵气度：“那么，在后宫之中，也请皇上配合臣妾，给予臣妾皇后的权力和尊严。”

皇帝萧洛隽有些微诧异，道：“好！”

入他眼中的是一张清丽的容颜，胭脂轻匀的面颊，带着淡淡醉人的粉，并不足以倾国倾城，在万千粉黛中只算为素常一抹。然而那一拜中的气势，却是他人所不能及，眼眸中所绽放的潋潋光彩转瞬沉静，让人错觉她是风华无双。她的眼睛非常漂亮，甚至有点儿与这张脸不相协调的美。也因为有了这双眼睛，使得这张原本平庸的脸，一下子增加了几分颜色。

“替朕宽衣。”

聆音缓慢地抬手，半合眸光，玉手触上薄凉的龙袍，微微地颤抖。及至金销帐子落下，男子盛热的体温侵覆其上，龙凤双烛燃如泪落。

聆音从来不知道，在寒夜里两人相依时的温度，也可以变得这么



冷。今日才生生感受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时候，即便相贴得毫无间隙，然而心冷时，这些温度也会冻人。

她向来怕疼，那骤然间而来的剧痛，她却硬要自己咬紧牙关吞下。可是这样的疼痛却是她所必须要经受的，只有经历这一步，才是她成为皇后的礼成。

你我各有所算计，是为上策。她无怨无尤，坦然受之。

夜半。

旁边的温度已经消失。聆音微微仰头，那若古松傲立的影子，在月色的打磨下格外挺拔，桀骜，孤独而寒冷。这是她的夫君。她要仰仗的、卓越的帝王。她没有起身，她突然害怕面对长久的沉默，便侧头睡下。

这是她的新婚之夜。

他不会讨厌她，但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膜。谁也不会去捅破这层膜。

按照大诺皇朝历来的规矩，帝后大婚，皇帝须留居凤兮宫三日，且免朝五日。凤兮宫是大诺历朝皇后居所，雕栏彩绘，门窗饰以万字团纹。遥望窗外，西府海棠叶开如锦。原本是秋高，皇宫里面锦绣辉煌，不会见到满城的黄叶飞舞。那些败了的花，凋了的叶，刚见颜色，就已被人替换下来。

这次帝后大婚，连同十多位妃嫔一并被册封。后宫历来是不缺少貌美红颜的，她们位分有高有低，或貌美如仙，或才貌皆全，皆被滚滚的红尘同化在这个深宫内院之中。

太后岳氏，皇后本应在大婚次日就前去晋宁宫拜谒她。然而大婚前夕，太后便借着身体不适为名，离了京都，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。

太后那时沉声对萧洛隼说：“皇帝，哀家知道你属意段氏。然而

其一，我朝旧制皇后可干政。大诺虽日渐繁荣昌盛，世家大族势力却盘根错节，毒瘤难去。段氏的出身到底是低了些，朝中复杂局势未必能应对妥当。其二，秦王平内有功，攘外有力，秦王女此次入选之事早已板上钉钉。段氏性格若强势些也就罢了，偏偏寡淡如水，注定压不住秦王女，到头来诸妃唯以秦王女马首是瞻，此为大忌。其三，岳家和虞家乃我朝后族，找哀家的侄女一辈，难免会有偏颇之词，让你难做。近来岳家衰微，虞家乃世族之首。立虞家长女，也不至于比不过秦王女的身份。世家出来的女子，必非斤斤计较、难以容人的女子。前几朝的温容皇后，就让当时的文宗独宠瑶贵妃，恩爱数十年。”

“皇帝，哀家知道，你向来公私分明。你皇叔乱政的时候，你不立后的缘由。之后，你又以天下未定、四海不平不立后。哀家知晓你是为了拥有足够的势力，让朝堂无声。但大局当前，有些事情并不能够尽善尽美。况且，你知凤箫吗？”

萧洛隽点头。传闻前朝群雄割据，晋国有人得一良玉，将其敬献于王上。此玉乃稀世难得之宝，熠熠光芒盖过日月，通透万年难得。传说此玉遇风嘶鸣，有如凤唳云霄，故以凤鸣玉举世得名。当时的诸侯中，最强大的魏国魏王听闻此玉，用了三十座城池换得此玉，并宴请举世名匠，将此玉雕成了凤箫与龙吟剑，并将凤箫送给了宠妃燕氏。及至魏王耽于享乐，历史轮流变迁，魏国衰微，凤箫便落入大诺，而龙吟剑不知所踪。凤箫在诺朝历来作为皇后的标志，也是帝后相爱的见证。

太后说：“我朝凤箫只予以了两位皇后，一是开国惠贤皇后，二是湘裕皇后。前朝凤箫尚在皇室间，而到了你父皇时，你母后无能得到凤箫，凤箫也不知所踪了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萧洛隽微挑眉，“虽说得凤箫者得后位，但又没有写在祖宗规矩里。难不成出现个品德拙劣貌若无盐的女子，意外拿



到凤箫便是皇后了？哪能有这样的事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可凤箫并不是遗落，而是你父皇馈赠了他人。”太后长叹了一口气，目光中泫然水汽弥漫，暗淡了几分，隐约中带了分凌厉。

“这世上，最有可能得到凤箫的，就只有她了……倘若让那些老大臣女得到，对于当立的皇后而言，必然面上无光。何况，凤箫中又添了你父皇的一份密旨。人心叵测，树大招风。此刻众臣服从于你，太平日子多了，阳奉阴违的事还见得少吗？万事难免疏漏，无论从何处考虑，凤箫必须回归皇室！”

见到萧洛隽沉默，太后说着那些人选也有些意兴阑珊，道：“皇帝，你慢慢考虑吧。哀家相信你会给哀家一个圆满的答复。你大婚期间，哀家会离开皇宫，将后宫留给你与新的皇后。在这个后宫中，无论皇后是谁，哀家都会照管‘她’的。”

大诺虽有大婚三日罢朝之例，萧洛隽照常于御书房内处理群臣所奏，闲下来的时候翻阅兵书古志。

萧洛隽离开凤兮宫那一早，侧身对聆音低语道：“你那陪嫁人中名袖的，怕要改改名。”

极淡的眸光扫过，蕴含着别样的韵味。

聆音问起凤兮宫掌事宫女郑玫：“将这次入宫的妃嫔名册拿来看看。”

这次一同入宫所册的妃嫔众多，聆音随意地翻看了几眼，心中已有了模糊的答案。袖舞是她的陪嫁，也是爷爷选出的心思敏捷的丫环，在崇安侯府就备受器重。这番换名，定然不可让人觉得是打了她的脸，以至于寒了她的心。

她唤来袖舞，道：“当年你入侯府改了名，以后不妨复你长孙之姓，依旧是长孙舞吧。到底你也是我宫中有头有脸之人，还愿你如其名，

能够长袖善舞。你知道，侯爷和本宫对你都是委以重任的。”

长孙舞敛裙再拜，称恩道谢。

而其余的宫女也是满心的羡慕，一心希望在宫中做得好了，也能得到这一份体面。

她又看了一遍名册，目光深深地定在那一行，标准的宫体字写着：瑶光宫昭仪段晨岫。

瑶光宫乃先代文宗时瑶贵妃所住的宫殿，被后来的宪帝改宫殿名为观云宫。而这次又指明改回瑶光宫，意义非常。而那时的皇后温容，稳后宫，善容人。

聆音无声地笑了。

晨昏定省的时候，那些妃嫔前来拜谒，个个绮年玉貌，绝色佳人。聆音端坐在皇后的凤座上，手端着茶，慢慢品尝，眼光却放在下面的桃红柳艳上。

“明秀宫怡妃辛敏儿拜见皇后。”辛敏儿的父亲是旧臣，兵部尚书，当年在奸王的属下为官数载。奸王被除，辛敏儿的父亲是少数的旧臣之一。母亲是皇帝的姑母零都公主。辛敏儿轻轻一拜，如同弱柳扶风，姿态雅柔，眉眼低顺，是一个柔婉的美人。她身上穿着淡绯色的衣服，头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钗子，清淡的一个人，不妖冶。辛敏儿很早就来了，身处高位，却也是温顺的主。聆音想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

“瑶光宫昭仪段晨岫拜见皇后。”

聆音不显山不露水地打量着眼前穿着淡藕荷色疏疏梅花绣纹的女子，她的长发如丝轻绾成髻，斜插了一支紫玉簪。玉簪精致，雕纹分毫毕现，是只神鸟，展翅而飞，虽品料一般，然论其精细度却是难得的极品。

段晨岫冰肌玉骨，肤白胜雪，眉如远山，眼波似春水脉脉，又有冰雪融融化开，气质七分亲切三分幽冷与疏离。比起辛敏儿内敛的气